



有些故事，聽了就忘，有些文章，讀了如過眼雲煙，可是，有一個故事，有一篇文章，經過了幾十年，我卻至今仍然記憶猶新。

上小學時，老師經常給我們講故事。有一回，老師說：很久以前，有一艘豪華的客輪緩緩駛向威尼士港口，輪船抵岸時，碼頭上一群衣衫襤褸的乞丐，蜂擁而上，向旅客乞討。只見一個個紳士模樣的中青年男子，從口袋裡掏出一枚銀幣，往一個小乞丐的盤子裡扔去，口中卻嚷道：真意大利，拿去！說時遲那時快，那個小乞丐不假思索，將到手的銀子就接過來，隨即手裏一揮，銀子便如天女散花，灑落一地。

周添成

女飛賊黃鶯故事 許定銘

魏力的俠義系列小說「女黑俠木蘭花」是這類型的長青樹，由一九五〇年代一直出版至今。其實，在「女黑俠木蘭花」出現以前，早就有了形式非常接近，小平的「女飛賊黃鶯」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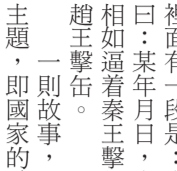
據魏力的回憶錄《一筆橫跨五十年》中說，小平作者之一。據說小平是雙腳癱瘓，平日足不出戶的人。他筆下的「女飛賊黃鶯」走過大江南北富貴貧賤，對付日本鬼子的事，都是憑空想像，然後由羅斌替他搜集資料，合作而成的。因小平的「女飛賊黃鶯」當時在上海很受歡迎，有大量讀者，此所以羅斌在香港復刊《藍皮書》時，便把「女飛賊黃鶯」移到本地繼續，在雜誌連載以外，更出版單行本，也非常暢銷。後來小平仍遠在上海，溝通不便，才由「女黑俠木蘭花」延續了女俠強扶弱的使命。

爲了國家尊嚴



人與事

其實，翻開歷史，古今中外，這類故事，何止兩個？譬如，抗日將領吉鴻昌被敵人殺害前，要求坐在椅子上，面對劊子手。看到劊子手在顫抖，吉鴻昌哈哈大笑，順手在地上寫下絕命詩：「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國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頭。」爲了祖國，吉鴻昌表現了最後的尊嚴，氣壯山河，神聖無比，可與日月同輝。再如京劇大師梅蘭芳抗日期間，留起長鬚，不上台演出，發誓抗戰不勝利不演出，顯示了大節對祖國山河失色之痛，捍衛了祖國的尊嚴。又如世界著名音樂家蕭邦，僑居國外，心繫祖國，囑託他的朋友，如果他死了，請把他的心臟送回他的祖國——波蘭，表現出他作爲一個波蘭人的驕傲，維護了祖國的尊嚴。



人與事

在祖國的八年抗戰中，與國內同胞一樣，海外僑胞爲了祖國的尊嚴，爲了民族的存亡，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不屈不撓的抗日救亡運動。他們或捐款捐物捐藥品，持續不斷支持祖國的抗戰，或送子女回國參加抗戰，許多人獻出了青春的生命。不少華僑領袖知名人士，爲了祖國的尊嚴，將自身財產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，不與日寇合作，保住節操。他們當中有些人因此慘遭殺害，有些人因此身陷囹圄。他們的愛國心赤子情，天地可鑒！



美而信的文字

《滕王閣序》是一篇許多代人公認的美文。文裡有美的景致：「潦水盡而寒潭清，煙光凝而暮雲紫。」文裡有美的聲音：「漁舟唱晚，響窮彭蠡之濱；雁陣驚寒，聲斷衡陽之浦。」還有美的建築：「層巒聳翠，上出重霄；飛閣流丹，下臨無地。」更有與之匹配的「高朋滿座」和「勝友如雲」。種種描述使得作者的小結——「四美（良辰、美景、賞心、樂事）——兩難（賢主和嘉賓）」有了堅實的基礎。

老子的「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」他認爲一個人表達什麼的時候，用多了漂亮話就難得有說服力。那麼人們爲什麼卻喜歡王勃的漂亮話呢？原來這和序的後半部分有關。作者在敘事和寫景之後，立即來了一段讓人不勝唏噓的抒情——「天高地迥，覽宇宙之無窮；興盡悲來，識盈虛之有數。」「勝地不常，勝筵難再。」「關山難越，誰悲失路之人；萍水相逢，盡是他鄉之客。」王勃不是無由感嘆，他將自己的訴求和盤托了出來：「勃三尺微命，一介書生。無路請纜，等終軍之弱冠；有懷投筆，慕宗慙之長風。」「臨別贈言，幸承恩於偉鏡；登高作賦，是所望於群公。」讀到這裡，人們便會自然地理解作者的一唱三嘆，甚至會和他共鳴。

可以看出，《滕王閣序》之所以美而信，就是由於王勃將「我」置入其中。可以作個對比，我們讀一些時下的「文化散文」，總覺得它們缺少點什麼，這大抵就是這個「我」字：既沒有在「現場」的「小我」，也不見感時憂國的「大我」。《滕王閣序》的不凡之處恰在於除了生動地記俗事，華麗地讚美景，還有直指胸臆的動情筆墨。讀它，就像一個朋友在向你訴說，讓你一邊傾聽一邊思考。

有一位讀者讀完《滕王閣序》之後，對於「講真話」的散文有一番議論：「講真話」並不等於講漂亮話，講大話，也包括對世俗快樂的滿足和興奮，受邀受捧的喜悅和當真，好的文章應當時時將自我投入，這種投入不一定是在道德制高點上的指點，「憤青」般的指斥，也可以是一種無法追蹤時代大潮的落寞感傷，一種不能作爲的無奈和辛酸。有「我」的文字才會讓讀者領會到文采和個性。

當代作家中，在作品裡將自己的情感和盤托出的，季羨林應當算一個。人們熟知的，除了他的《牛棚雜憶》那樣傳世之作外，散文《幽徑悲劇》則寫的是當一株古藤被砍後作者的心境：「在茫茫人世中，人們爭名於朝，爭利於市，哪有閒心來關懷一株古藤的生死呢？於是它只有哭泣，哭泣，哭泣……」古藤在哭，作者在哭，你讀著，讀著，淚珠也會掉在紙上。季羨林還寫道：「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。我的感情太多，總是供不應求，經常爲一些小動物、小花草惹起萬斛閒愁。真正的偉人們是決不這樣的。」唉，仔細想一想，我們真該感到幸運，因爲世上的偉人畢竟不多。

安全蔬菜

在江蘇的沿海城市鹽城，有一位頗有名的農業生產能手，名叫姜德明。他是位殘疾人，但是身殘志不殘，勤奮勞作，會動腦筋。種地很有成績，賣糧賣菜，帶領著周圍的一幫人致富，很受大家尊敬，被推爲人大代表。這些年來，他一直致力於做一件事，就是推廣自己種的「綠色食品」——安全蔬菜。

蔬菜，本來就是「綠色」的食品。而現在，大家都被那些不安全的食品嚇怕了。什麼「瘦肉精」、「三聚氫胺」、「催長素」、「工業鹽」、「蘇丹紅」、「地溝油」……數不勝數。再加上無數種的添加劑、防腐劑混在其中，無處不在，防不勝防。這些致癌的化學性質，一古腦兒的全吃進人們的肚子。甚至連各種蔬菜，也不再是「綠色」的了。它們受到各種各樣的化肥、農藥、除草劑等等的包圍與侵蝕，產量上去了，質量下降了，嚴重地危害了人們的身體健康。因而，當代的民衆，無論是吃什麼食品，都沒有了安全感。大家都變得小心翼翼，人心惶惶。根據調查，目前對於中國的食品安全形勢，超九成的人都表示存在問題，非常擔憂。

錢鍾書「排斥魯迅」評說

宋志堅

我會有文，通過錢鍾書與魯迅的相通之處，說明錢鍾書並不排斥魯迅，喬世華爲此作文，題爲《錢鍾書並不排斥魯迅？》，意思是了了分明的，即「特才傲物的錢鍾書對魯迅是有排斥情緒的」，他舉了「幾個具體例子來說」。我數了一下，總共五個，以下除第一例外依次分述。

第二個例子，說的是錢鍾書在《小說談小續》一文中對《儒林外史》的看法，其中有一句話說：「近人論吳敬梓者，頗多過情之譽。」喬世華認爲這「近人」就包括魯迅，因爲魯迅「對《儒林外史》評價頗高」。魯迅稱《儒林外史》，「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」，這評價是否就是「過情之譽」，要看《儒林外史》是否「足稱諷刺之書」，《儒林外史》之前，「說部中」是否有「足稱諷刺之書」。因此，將魯迅放在「近人」之列，只是喬世華的推測。

第三個例子，喬世華說：「錢鍾書四十年代小說《靈感》也許對魯迅有點諷刺」，這句話本身就說得相當含糊，「也許」二字能當做例證的麼？接下去是對這個「也許」的補充說明：原來這個「也許」來自夏志清在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中提及這篇小說時說的一段話，然而，喬世華在引述夏志清的話之後，又來了一個「也許」——「也許夏志清的評論帶有臆測的成分」，如此「也許」之「也許」，怎麼能得出來做例證？

第四個例子，是緊接着第三個例子說的。大概喬世華自己也覺得第三個例子太不像話了，於是來了一個轉折：「不過，錢鍾書對魯迅《阿Q正傳》並不好看，倒是真的。」這是錢鍾書答水島問的話，他首先肯定「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」，接下去才說了魯迅「只適宜寫Short-winded『短氣』」的篇章，不適宜寫「長氣」的，像



木蘭園場 (攝影) 李增元

人問津。時間一長，萎縮枯黃，賣相變得很差，只好撤掉了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個價格問題。姜德明生產的蔬菜，雖然安全系數很高，但是投入的成本也大。統計下來，要比一般菜農生產的蔬菜高很多。所以，在賣的時候，價格就一直降不下來，總要比其他菜農賣的蔬菜貴上一倍左右。這對於一般的老百姓來說，就有點缺乏吸引力了。蔬菜天天要吃，除了經濟比較富裕又有環保意識的家庭以外，能夠堅持照顧他生意的並不多。這對推廣與扶持「安全蔬菜」，確實是一大難題。

在日本，據說有一種「守護大地」的組織。他們也是鑒於環保理念，一直堅持銷售「不灑農藥的安全蔬菜」。從一般的住宅小區到最高檔的百貨超市，都能見到「大地宅配」的綠色貨車與裝滿蔬果的紙箱。

思念大妹

延靜

再後來的幾十年，她和丈夫去了昆明，後來又轉到泰州，我們幾次出國工作，天各一方，雖然兄妹相思，但也沒有機會見面了。直到一九九一年秋，我陪外賓去揚州，在無意中了解到，揚州離泰州已不遠，心中很是高興，忙打電話給大妹，說只要能夠分身，一定去看她。那次出差，在揚州的日程很緊，但我還是在到達當晚日暮時分，急不可待地乘車直奔泰州。大妹得知我去看她，興奮不已，正做好晚飯等我。我進門時，她抱住我的雙肩，從前面到後面，仔細地打量著我，還撫摸我的頭髮，「胖了，也白了，口中不斷重復著：『你老了，你老了。』」我們是親兄妹，但我從未感到過我們是那樣的親。當年我們都已到過半百，大妹說的是實話了。二十多年不見，人怎能不老呢。待她看夠我之後，我也仔細地打量她。大妹已瘦骨嶙峋，衣服彷彿掛在她身上，臉色也不是很好，但她的頭髮仍很濃黑，幾乎沒有什麼白髮。心虛不好，她告訴我，她除頭髮外，身體已衰老，心臟很不好，吃飯不香，夜裡睡不安穩。不過她又說，自打知道我可能去看她後，她一直將手指在盼這一天，她的精神好像好了不少。我告訴她，我還要去一趟，她期待地圍圍一定等著。這天，我和大妹、妹夫一起吃了一頓團圓飯，直到很晚我離開家，好像話也沒有說完。

張學良與將軍楠

雷長風

近日到奉化溪口的雪竇山旅遊，參觀了張學良第一幽禁地和雪竇寺。在雪竇寺新落成的法堂前的平台上，有兩棵挺拔偉岸的楠木，十幾米高，合抱有餘。導遊告訴我們，此樹爲張學良親手所植，當地人雅稱「將軍楠」。栽此樹時，張將軍曾對人說：「楠木是四季常綠的大喬木，具有堅固、緻密、耐磨的特性，是做棺材的好材料。蔣先生這次帶我來到雪竇寺，是不會讓我回去了」。言外之意就是，我將來要用它做棺材，長眠在這風景秀麗的雪竇山。然而，張學良當時並不知道，這個小小的願望，也是永遠無法實現的。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張學良、楊虎城二位愛國將領，發動西安事變，逼迫蔣介石停止內戰，一致抗日。事變和平解決後，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回到南京，隨即被打，軍事法庭判他十年徒刑，被特赦後，蔣令「嚴加管束」。從此，開始了漫長的幽禁生活。

張學良第一幽禁地，就是雪竇寺西邊不遠的上海中國旅行社雪竇山招待所舊址。一九三七年一月，他從南京被押解到這裡，在夫人于鳳至和趙四小姐輪流陪同下，經常到雪竇寺走動，張學良託雪竇寺法師從四川買來四棵楠木樹苗，親手種植在大雄寶殿後面的空地上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，招待所失火，張學良搬到雪竇寺暫住，十一月九日被押送到第二個幽禁處黃山。當他離開雪竇寺那天，還一再囑咐老僧幫他照顧好這四棵楠樹。誰知，張將軍一走，再也沒有回來，由浙到院，再到翰、湘、黔，一九四六年被押送台灣，直至一九九四年移居美國夏威夷，越遠離雪竇寺越遠，甚至到二〇〇一年逝世，再也沒有看到這四棵楠木一眼。

這四棵楠樹，一九五六年八月遭颶風襲擊，其中兩棵被毀，幸存的兩棵，如今枝葉繁茂，遮天蔽日，成爲雪竇寺的一大亮點。將軍楠被寧波市政府命名爲「寧波十大古樹名木」之一，遊客到此，很自然地把它和將軍連在一起，無不駐足觀看。當我站在將軍楠前時，心中無限感慨，一邊爲張將軍大義凜然的民族情懷讚嘆不已，一邊爲張將軍客死異國，終生難圓回鄉之夢深深遺憾！

說到這兩棵將軍楠時，當地人會稱爲「將軍兩楠」。楠難同音，冥冥之中，正好預示了將軍的一生：顛沛流離，屢遭「兩難」。日寇犯境，燒殺搶掠，國仇家恨面前，委員長卻指令「擴外必先安內」，把將軍推入兩難境地；西安兵諫，捉住蔣介石後，是殺是放，又把將軍推入兩難境地；護送蔣介石回南京，明知凶多吉少，去還是不去，同樣把他推入兩難境地；就是到了晚年，他重回大陸看看，台灣當局馬上找他談話，還是把他推入兩難境地！令人欽佩的是，不管何時遇到「兩難」，爲了國家和人民，張將軍都審時度勢，英勇果斷，不顧生死，力挽狂瀾！

儘管對張學良的評價歷來褒貶不一，但思以爲「東北易幟」和「西安事變」這兩大事件，改變了現代中國的命運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就像那兩株巍然屹立的將軍楠，誰也無法否認它是大樹一樣。